

### 第三十九章 街上鬧事毀清譽

萬繡坐在鋪子中，左手按著帳冊，右手劈里啪啦的打著算盤，待一切都核算完，還是忍不住歎了口氣。

紅姊開口安慰，「別放在心上，我瞅著再過些時日這事大伙兒就該忘記了，一樣會該買布的買布，該買衣裳的買衣裳。」

「到底是連累了鋪子裡。」

繡雲裳成為了替代御錦坊的存在，只是並未如御錦坊那般壟斷這行業的買賣，像紅姊這樣始終與她在一起的老人，都是拿著鋪子分紅的，鋪子一受影響，他們拿的自然會少些，萬繡所感慨的是這個，畢竟小衣是她獨個的生意。

紅姊白胖的臉上比以前多了些皺紋，看著越發富態，她與萬繡共苦過，加之李氏的關係，與萬繡的感情自是不同。

「不行的話我的那份便不要了，妳拿去分給其他人便是。」

萬繡聽了這話忍不住笑出聲，「紅姨可不要打趣我，哪有要妳填補的道理，要補也是我補。如今就先記著吧，等年底的時候一併再說。」

她們正說笑著，前頭跑進來一個小夥計，臉上滿是驚慌之色，緊抿著的嘴唇都在發抖。

萬繡奇怪的皺起眉來，人站起往前迎了兩步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夫人，前頭來了好些人，說咱們這兒是給窯姐兒做衣裳的，要退先前買過的布匹與成衣。」

萬繡幾乎立刻就聯想到之前妝秀來鬧的事，只是那事都過去好幾天了，且當時沒人說什麼，怎麼這會兒卻突然冒出一群人來？

紅姊也走到萬繡身邊，「有點不對勁，八成還是衝著妳來，妳就別到前頭去了，我去看看。」

「不行，我去。」萬繡攔住她，「衝著我來的，要是我不在，怕會惹出更多事端。紅姨妳在裡頭看著情況，不行就去報官，免得傷了人。」

事態緊急，萬繡沒再和她多說，邁步往前走去。

紅姊直接叫住方才那夥計，讓他趕緊去官府。這會兒哪還要看什麼情形，若真的要出事再去找人可就來不及了。

店前的人不少，萬繡離著還有十來步遠的時候已經能夠清晰的聽到呼喝聲了，她站定仔細辨認了一番，接著才從後院走進前頭的店鋪。

繡雲裳鋪子開得大，上回因為妝秀來鬧事，萬繡跟熟悉的鏢局裡頭臨時雇傭了兩人過來幫忙守著店，原本只是以防萬一，沒想到竟派上了大用場。

看那一個個氣得臉頰通紅的男人，若非兩位鏢師擋在前頭，怕是早就衝進來一頓打砸了。

「出來了，那婊子出來了！」

見到萬繡出門，人群之中有人如此高喊，「婊子」二字又響亮又清晰，令萬繡忍不住繃緊了臉。

她面色端肅，今日穿的又是一身深藍色衣袍，配上高高挽起的婦人髻，整個人帶

著幾分凌厲。

待她的目光掃過前排那些人時，有些膽子小的下意識住了嘴，揮舞著的胳膊都收了回去。

萬繡知道用什麼樣的表情與態度最能震懾住人，這會兒她微微抬著下巴，視線落在對面之人時，半合著眼瞼將人從上往下輕掃，甚至看都不看一眼，語氣更是緩慢，「有什麼事，讓你等集結到我這繡雲裳來？」

能如此不顧臉面在外頭鬧的自然不是什麼特別厲害的人家，見到萬繡這樣的態度不由都有些退縮。

不過卻也有那性子烈的，扒開人群赤紅著眼走到近前，「妳便是這繡雲裳的主家？」此人是一名魁梧大漢，四方臉看著很正氣，只是這時臉色極為難看。

萬繡聽他這問話雖然隱含怒氣卻仍舊算得上客氣，便略略收起了身上的氣勢。

「我妹子先前在妳們這裡做針線娘子，昨日我來城裡頭想要看看她，問了人說她早回家去了……」大漢強壓著自己的情緒，「我今天在翠攏閣領回了她的屍體，她那包袱裡頭……便是妳家的這些骯髒東西！」

大漢將手中攥著的東西猛力甩在地上，可那是布料，便是再用力也還是輕輕的飄落在地。

萬繡方才站在裡頭時便聽見了不少的謾罵，心中已猜出還是小衣惹的禍，可這會兒聽了大漢的話仍然忍不住震驚。

這人的表情與神態並未作假，萬繡相信他所說的都是真的，但是……

「對於你妹妹的事情，我現在就著人去查，為何她沒有回家、為何會出現在翠攏閣，又為何會過世，我一定會給你一個交代。只是也請你說清楚，為什麼你會認為你妹妹的事情與繡雲裳有關，這小衣又是何意？」

「何意？你們繡雲裳將良家女子騙來說是做活計的，可私下卻與那窯子都商量好了，幹的可是買賣女子的勾當，呸！」有大漢出頭，站在後面的人也都有了勇氣似的，搶先回答這話。

萬繡往出聲之人的方向掃了一眼，見人又縮了脖子才將視線轉回來。

大漢面上恨色加重，「正如剛才那位大哥所說，老鴿都已經招了，我已報了官，天子腳下沒有讓妳再禍害人的道理。」

此話一落，店前一片叫好之聲。

萬繡面上雖神色未變，卻也知道此事麻煩了，跟上回被誣陷不同，這回是人證、物證都給她找好了。再看著大漢的模樣，明顯是個執拗的，加之剛才的一番話可看出他對妹妹的疼愛，想來怕是那種拚了命也要為妹妹報仇的。

這要是個混的，威嚇、利誘都能穩住局面，足以讓她抽出手來將事情查清楚，但若真碰上好人，這事反而難辦。

萬繡沒有說話，這時便有人蠢蠢欲動了。

「我家婆娘那兒也讓我找著件傷風敗俗的玩意兒，說也是從這兒買的，我看她們就是為了給那些老鴿勾搭好人家的女子！」

「可不是，我也從家裡翻出來了，要不是我媳婦兒出門都有人跟著，立馬我就休

了她。」

「我家那個已經讓我給休了，這婆娘要不得，還不是這繡雲裳害的，就得讓他們賠！」

小聲議論到大聲嚷嚷不過是幾息的時間，剛才被控制住的局面此時又開始混亂起來。

萬繡知道人群中一定有人在蓄意挑撥，可在這種情況下，她根本沒有辦法將人給揪出來。

「你總要給我時間查清楚，若是僅聽一面之詞，你就不怕你妹妹泉下難安嗎？」她對那一群人都毫無畏懼，關鍵還是要解決面前的這個大漢。

可正如她所猜測的那般，這大漢果然是個執拗的，他梗著脖子對萬繡的話嗤之以鼻，「進了衙門自有人來幫我妹妹伸冤！」

萬繡明白此人怕是難勸，乾脆應下來，「好，我也想尋官府給評斷評斷。」

繡雲裳不久前才被鬧過一次，如今又被人圍住門口，自然是引起好些人圍觀，萬繡看人越聚越多，心中的擔憂也越來越重。

今日便是自己能將繡雲裳的汗名洗清，想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會有客再登門，而之前與她交好的那些高門小姐、夫人們怕是都要疏遠了……

又過了大約兩刻鐘的功夫，無論是捕快衙役或是巡城兵士都沒有來，氣氛壓抑得夠噲。

萬繡不動聲色的打量著下頭，除面前的大漢之外，有好些人臉上都出現了擔憂或是驚懼的神色。

她心中奇怪，明明出來前就聽見紅姊讓人去報官了，這麼長時間過去為何沒有人來？

只看現下的情形她也知道正是她扭轉情勢的好時機，於是她再次開口，「既是報了官，為何還無人過來？來福，你也去衙門，記得說清楚，上回那幫鬧事的又來了，這回若是將人輕鬆放過，繡雲裳可不答應。」

「一個成衣鋪子而已，妳囂張什麼！」有人不服氣的嚷嚷。

萬繡笑笑，「我囂張？有人汗水潑上門來，我還要幫潑水的人遮掩？」她看了眼想要開口說話的大漢，「你妹妹的事我必會給你一個交代，若真是我的過錯，我絕不推諉，可若不是我的過錯，你總要找到真正害你妹妹的人，至於那些亂七八糟跟著起鬨的，你難道是與他們一起的？」

大漢聽了問話，下意識的搖頭答「不是」。

「這不就是了，我總歸在這裡，若是衙門來喚我，我必是隨傳隨到。」萬繡說著右手往前橫擺示意大漢看，「這些人都在，我這話說出口就絕不會更改。」

大漢想再說什麼，卻覺得萬繡應該不敢當著許多人的面反口，再加上他並不蠢笨，他想要為妹妹討回公道，卻不想被人利用，這時便安靜了下來。

安撫完這個大漢，萬繡才算鬆了口氣。

她看向兩位鏢師，正想吩咐人將大漢帶進屋去，卻又有狀況發生。

無論是鬧事的還是圍觀的，大多是男子，因為他們口口聲聲的翠攏閣、淫窩、小

衣之類的詞彙，便是有女子經過也早早避開。

這時卻有一衣衫凌亂，披頭散髮的女子直奔而來。

人們聽到動靜紛紛回頭，見那女子彷彿瘋顛，跌跌撞撞的過來，便都急急忙忙的躲開，使她十分順利的衝到繡雲裳的店門前。

兩位鏢師怕萬繡有危險，都各自往前一步，準備隨時護住她，連鋪子裡頭的夥計也都是同樣的打算。

哪知那女子奔到近前卻忽然停住腳步，猛的抬頭朝著萬繡啐了一口，接著就是一聲撕心裂肺的哭喊，「妳這毒婦害苦了我啊，我這輩子都被妳繡雲裳給毀了！」說完不待人反應，竟一頭往門柱上撞去，轉瞬間便滿頭的鮮血，軟著身子倒在地上。

這事發生得實在突然，沒有任何人反應過來，待那鮮血慢慢的蔓延開來，才有變了調的驚喊聲傳出。

「殺人啦！繡雲裳殺人啦！」

就如那平地旱雷一般，人群炸開了，一聲接著一聲的「殺人」與「繡雲裳」此起彼伏。

「她也穿著那種小衣，她穿著繡雲裳做的小衣！」

這一句話突兀又清晰，眾人的視線再次聚焦到那撞柱的女子身上。

萬繡本已抬步往那女子走去，滿場的女人唯有她離得最近，她得去看看那人是否還有氣息，若是能救，自是要勉力將人救活。

只是她剛走兩步便聽到這樣一句高喝，一時頓住腳步，也往人身上看去。

女子方才奔跑時就已是衣衫凌亂，撞在門柱上時又經過拉扯，外衫幾乎脫落，這時可以清晰的看到她所穿的小衣——的確是萬繡曾經做過的樣式。

一條人命可能要在眼前沒了，萬繡控制不住的白了臉，看到小衣時她已知今天是絕無法善了了，但情況緊急，現下也無法考慮其他，她只能盡可能的提高聲量，「若要拿我，我自在這裡，先救人再說。」

她還是想要上前，可距離那女子更近的男人們卻都圍了上來。

「呸，妳這是想毀屍滅跡呢，還救人？妳個婊子，妳們這繡雲裳就該一把火燒了才是，留著妳、留著這麼個淫窩，我慶安城的女子怕是連門都不敢出了。」

萬繡不敢再上前，她還不知道是誰要往繡雲裳的身上潑汗水，只是這手段實在狠辣，先前大漢的妹妹已經死了，眼前這女子也要死了，便是自己，若被捲入人群之中，怕是也難全身而退。

想到此處，實在無法，她轉身想要回到店中。

「她要跑！」

這一聲出口，又是一群人圍上來，就這麼短短的功夫，萬繡發現自己竟被包圍在人群之中。

「你們要做什麼？此事前因後果均未查明，便是我真的有罪也該由官府裁定，哪由得你們私自動手。」萬繡從未落入過如此險境，只好強自鎮定，想要以言語威嚇住這些人。

只是這回她計算錯誤，圍在最前頭的幾個男人聽了這話齊齊露出個諷笑來，眼中是毫無顧忌的猙獰。

「私自動手？我們可沒想動什麼手。」

語調極輕的一句話落下，萬繡的胳膊便被人猛的拽住。

「臭婊子，今天就讓妳也嘗嘗這些清白女兒家所受的煎熬！」

這句話說得大義凜然，萬繡心中咯噔一下，便見拽著她的男人伸手往她衣襟上探去。

萬繡被圍起來時便有了提防，早些年她也是學過幾招的，抬手擋住對方伸過來的胳膊，接著抬腳狠狠往男人的胯間踹去。

「啊」的一嗓子，男人雙手捂著胯下倒在地上。

這不過是因為出其不意，沒人反應過來一個女人家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反抗，所以才叫萬繡得了手，可即便倒下了一個，現在也還有四、五個男人在，這絕不是她一個女人對付得了的。

正當她滿頭冷汗拚命思考要如何脫離這困境時，那遲來的「救兵」終於來了。一列身穿「巡」字兵服的隊伍急速而來，不過片刻功夫便將繡雲裳店前圍了個水泄不通，那些叫囂著要懲處萬繡的男人們都被困住，便是有那看熱鬧走得近了的，也都被制住扔回包圍圈中。

外面那些人萬繡不清楚，可攔著自己的這幾個明顯是受人指使的，這時見情況有變，雖也是面上焦急，可他們眼神一交換，她便知不好。

「扒！」

一人低喝，其餘幾人便都向萬繡伸出手來。

萬繡乾脆往地上一躺，硬抵抗是沒用的，用這種方式躲避，拖延點時間，沒準兒反而能夠脫身。

她這樣的舉動讓人又是一驚，這不是村裡的潑婦吵架，怎麼還有往地上躺的？但不得不說，萬繡這招數極為有效，如今想扒她身上的衣裳，他們這幾個男人就得蹲下，別說擠著不方便，即便真的蹲下了，這女人會不會又有什麼新招數？本以為教訓一個女人並不是多費功夫的事，原本他們還不耐煩主子想出這麼麻煩的辦法，如今待面對這女人，圍著的他們才知道這人有多麼的不好對付。

方才開口的人是個狠角色，這時又說道：「她躺在地上，便是傷著了也怨不得人。」

萬繡心中早已估量清楚，雖然方才對方想要扒衣服的舉動讓她覺得他們主要是想羞辱自己，但也知這人要是狠下心來，說不得自己要吃些皮肉之苦。

這樣想著的時候，她蜷起身子雙手抱頭咬緊牙關，心道：只要她還活著，必要查出這是誰的手筆，這事沒完！

雖然已做好了心理準備，但聽見風聲，萬繡還是控制不住的繃緊了身子。

她能夠感覺到鞋底接觸到自己的身體，只能等待著接下來的疼痛，卻突然聽見了幾聲悶哼，之後便被人一把拉起抱在懷中。

「動手。」

這沙啞的聲音萬繡十分熟悉，她雙腿一軟，知道自己安全了，眼睛卻忍不住紅了，

用力的在沈澤簡的懷裡用頭撞兩下，感覺被擁得更緊時才放鬆下來。

即使沒人能看到沈澤簡的臉，但從他這時身上散發出來的氣息來看，也都知道這人是十分憤怒的。

紅姊好不容易到了店前，見萬繡被一個陌生男人摟在懷裡，心中登時著急起來，顧不得害怕，趕緊跑過去，「邊大人，我家夫人受了驚嚇，還是讓我帶回裡頭休息吧。」

沈澤簡不願，但也知道自己在大庭廣眾之下抱著萬繡不合適，便點點頭，輕聲在萬繡耳邊安撫，「繡兒莫怕，我來了。妳先進去，我將這外頭的事處理好了就去看妳。」

萬繡害怕的情緒已經得到了舒緩，這時便點頭退出了他的懷抱。

「先進去，記得看看身上是不是傷了。」沈澤簡不放心的叮囑。

萬繡應聲，接著就被紅姊攙扶著進入店內。

繡雲裳的內院中有好幾間廂房，最大的那間留給萬繡，方便她過來休息所用，今天派上了用場。

紅姊的圓臉皺得連眼、鼻都變了形，將萬繡扶到榻上，就又急急忙忙的出門去。離開沈澤簡時，萬繡便覺得身上有些疼痛，想來剛才那幾人還來不及使勁便被阻止，但大概還是傷著了一些。她伸手往痛處輕按了按，果然有更尖銳的疼痛感襲來。

「等我回頭查出來了，此仇不報，我就不叫萬繡！」萬繡恨得牙癢癢的。

今天這事讓她後怕了，要不是沈澤簡及時來了，自己這會兒還不知道會怎麼樣。想到沈澤簡，她心中忍不住陣陣甜蜜，以前以為人沒了，無論遇見什麼事都要她獨自扛著，如今這人剛回來，遇見事就有他來頂著了。

「繡兒啊，我讓人去請大夫了，咱們店裡頭有些藥酒啥的，先讓我瞧瞧吧。」紅姊手裡拿著幾個瓶瓶罐罐走了回來。

「紅姨，妳先過來坐，別忙了，等會兒大夫來了一併看就是了。妳先跟我說說這是怎麼回事，我聽見妳吩咐人去報官，怎麼半天才來人？」萬繡心中疑惑，見紅姊回來了，忙不迭的問。

紅姊見她身上雖有些髒汗，卻不似受了重傷的模樣，便放心了幾分，將藥酒、傷藥之類的物品放在桌上，又去一旁置水的架子上擰布巾想給她擦擦，並說道：「對，我先前讓來旺去找人，原本我也跟著妳到後門聽動靜，可來旺沒一會兒便回來了，說咱鋪子往外走的兩條路都被人堵了，走不出去。」

「堵了？人堵著？」

「可不是，我當時也這麼問，就是人堵著，還不堵別人，專堵來旺。」

紅姊走過來將布巾往萬繡的臉上放，萬繡忙接手過來自己擦了臉與手。

「我一琢磨就知道這是有人故意使壞呢，咱們鋪子裡頭的人穿的衣裳樣式都是一樣的，可不是一逮一個準兒嗎？乾脆啊，我到屋裡趕緊換了身衣裳，又往臉上撲了灰、戴了條頭巾，就這樣還被那些人拽著看了大半天。」紅姊說到此處有些氣憤，又有些得意，「還好我那家鄉話沒忘呢，衝著那些人一嚷嚷，吵得他們頭疼

就放我過去了。」

萬繡將布巾扔到一旁，「那些是什麼人，紅姨妳見過嗎？」

紅姊搖搖頭，「沒，慶安城這麼大，哪可能認全，可那破衣爛衫，怎麼看都像是混混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萬繡皺皺眉，沒在這上頭糾結。

「後來我便遇上那些軍巡卒了，可人家竟不理我，要不是正好碰上邊大人路過，怕我還要回來得更晚。繡兒啊，妳是皇后娘娘的義妹，咱們繡雲裳又是頂尖的鋪子，可妳偏要藏著掖著，這不就讓人欺上頭來了？聽紅姨一句勸，咱們不仗勢欺人，可該露本事的時候也得露本事，要不總被人小瞧了去，平白多出好些是非來。」這話紅姊不是第一回說，她心中明白，萬繡這樣的行事是在御錦坊裡頭時養出來的，那種地方越是有能耐越容易受人打壓，可如今情況不同了，無論是萬繡也好，繡雲裳也罷，都已有了橫行的本錢，確實不該再這麼低調下去。

萬繡聽了紅姊這話不由深思，其實紅姊不知道的是，除了御錦坊的經歷之外，讓萬繡不願高調的原因還是沈澤簡的「死」。她雖然很少想，但心中還是覺得若非當年自己非要開繡雲裳、非要做大事業，自己的男人說不得還活得好好的，半點損傷都沒有。

若這心結不解，便是再遇著多少回今天這樣的事，她怕也還是會如以往一般，但如今沈澤簡回來了，她好似又有了那撐腰的人。

「繡兒？」紅姊見她並不說話，琢磨著是不是自己說重了，正想再緩和兩句，就聽見萬繡開口道——

「紅姊，給各地的掌櫃們都寫封信吧，所有招牌全部換上繡雲裳，店號便寫上地名，地方多的按照開店時間編上甲乙丙丁。」

「哎？！」紅姊一怔，馬上反應過來，連聲叫好。

這還沒完呢，萬繡繼續道：「至於我是皇后義妹的事，這也不難，過兩天我進宮去求個封賞也就是了。」

「好好！」紅姊激動得在榻上拍了兩巴掌，「妳總算是想通了，這便好、這便好，看以後誰還敢欺負咱們！妳亮出這等身分，便是以後與楊府的婚事也都順利了。」

「楊府的婚事？」

問話的不是萬繡，而是找過來的沈澤簡。他本來正打算敲門，突然聽見這麼一句，便直接推門進來。

紅姊一驚，扭頭看是那位魯使，想到剛才他的舉動，又聯想到他的問話，心中大約明白了幾分。

她側身擋在萬繡身前，臉上帶著幾分不太真心的笑，「還未感謝邊大人相助，可否請您過去前院？我們夫人身上不舒坦，還得等著大夫來診治呢。」

沈澤簡哪聽得進這話，但人家這要求又合情合理，一時想不出能反駁的來，便定定的站在門口不動，一副「我不知道妳說的是什麼」的模樣。

萬繡看不見沈澤簡，卻也能想像得到他的表情，心中有些好笑，伸手戳了戳紅姊，

「紅姨，妳幫我去前頭看看情況吧，我與這位……邊大人相識，正好也有事想詢

問他。」

紅姊脊背一僵，覺得孤男寡女共處一室並不合適，但萬繡說了這話，她也不好反對，轉身給了她一個「小心」的眼神，最終還是先離開了。

紅姊一走，沈澤簡便收了那生人勿近的模樣，回身將門門好，幾步到了榻前，「傷到哪裡了？嚴不嚴重？我看看。」說著話，伸手就要去解萬繡的衣襟。

要不是他的語氣極為正經，萬繡幾乎要以為他是特意要占便宜了，只是即便真的沒有旁的心思，也不能就這麼動手啊！

「幹麼！」萬繡捂住自己的衣領，臉上也有些熱，強硬的語氣中卻飽含了嬌嗔之意。

沈澤簡一愣，看她那羞澀的模樣倒也不自在起來，卻還不忘解釋，「不是，那個，我就是想看看妳的傷。」

「好了別說了。」他這麼說，不是顯得自己想多了嗎！她道：「我沒事，等會兒大夫來了再瞧瞧就行了。」

沈澤簡不知她為什麼生氣，這麼些年沒見，自己好像又開始摸不清她的脾氣了，想到此處，他未免有些失落。

萬繡見他低頭，不明白這是怎麼了，可回想一下剛才自己的語氣，便琢磨著大約是說得重了，不由有些好笑，「你做什麼呢！大白天就想脫我衣服，我說你兩句還不樂意了？」

她這話沒怎麼經腦子，不過是句打趣，但說出來之後便覺得好不矜持，剛消了熱度的臉又火辣辣的，乾脆扭過頭去不看榻邊坐著的男人。

沈澤簡傻傻的看著她，突然笑了，「沒，樂意得很，妳說什麼我都樂意著呢，就是怕妳和我生分。」他還記得剛成親那會兒繡兒與他說過，無論是什麼事抑或心中有什麼想法，都要說與她聽，夫妻之間坦誠相待，日子才能過得長遠。

萬繡倒是沒想到這個，或許是因為她剛剛知道沈澤簡還活著，這喜悅的心情遠遠壓過其他，根本分不出心神來考慮別的，這會兒聽他這麼說，倒是用心想了想，然後才回答道：「說生分，現下是沒有的，你能活著我不知有多高興。至於其他，只要你沒做對不起我的事情，那便都有得談。」

見她微微眯起眼睛，沈澤簡有些哭笑不得，知道她這是在警告自己，不過要說到這個，他是肯定不會害怕的，因此立時輕鬆了不少，順著這個話題又重複了遍剛才的問題，「我不是早就說了只心悅妳嗎，倒是那楊家的事，妳是不是要與我好好說道說道？」

萬繡見他吃醋，忍不住笑了兩聲，「我與楊曦早已說清楚了，這你是知道的。至於紅姊那邊，待我回頭與她也說說就是了。」

沈澤簡算是勉強接受了這答案，還要再叮囑一聲，「不許叫那姓楊的名字。」

萬繡又笑了，笑得傷處都有些疼痛才點頭答應。

「不說這個了，我方才聽紅姊說是碰到了那些軍巡卒才過來的，她沒說清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知曉嗎？」

「這事妳不要管，我去處理就是。」聽到萬繡這麼問，沈澤簡的語氣沉了下來。



「是文依依幹的？」萬繡本就是這麼猜測的，這時聽了沈澤簡的回話自然就更肯定了。他如今的身分是魯人，能直接插手處理的人、事，最大可能的便是與魯國相關的了。

「是。」

「還真是不消停，你這桃花可比我遇到的楊……公子危險多了。」萬繡心中有氣，忍不住酸了句。

沈澤簡聽了自是不舒服，可想想她話中的含義，又是欣喜。

他傾身上前，壓迫得萬繡後仰倒在榻上，雙臂撐在她的臉頰兩側，頭幾乎抵上了她的額頭，「繡兒這話可是酸得很……」

他語調極輕，口中吐出的熱氣輕拂在萬繡的唇上，使她十分不自在，心裡有些許的惱怒，以前阿簡可沒這麼多花招手段，幾年不見怎麼變成這般模樣了？莫不是……

沈澤簡見她一開始眼神躲閃，正想再進一步討討便宜呢，卻見她突然瞪大雙眼，目光中透出了審視的意味來……

「怎、怎麼了？」沈澤簡身體一僵，刻意壓低的語調恢復了過來。

萬繡伸手拍在他的面具上，「拿下來給我看看。」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很阻礙她的判斷。

沈澤簡更僵硬了，不敢攔著萬繡的動作，說話卻是帶了幾分急切，「繡兒，我臉傷得厲害，怕嚇著妳。」

「真嚇著了，你就把我打暈，反正我現在要看。」說著，萬繡慢慢得要掀起面具。她並不想勉強沈澤簡，如果這時對方伸手阻止她的動作，她絕不會再繼續下去。沈澤簡沒動，他恐懼萬繡會因為臉的關係害怕自己，卻更希望她不會，甚至能夠像小石頭那樣心疼他。

整張面具都拿開的時候，萬繡臉上的表情很平靜，沈澤簡忐忑的心則被她之後的一句話搞得哭笑不得。

「所以你平時都是戴著面具去逗小姑娘的？」

一時無語後，沈澤簡才無奈回道：「妳說的都是什麼，我什麼時候逗小姑娘了？」

萬繡十分懷疑，「那你如今怎麼會變成這樣了？」她指指兩人現在的狀態，「以前你可是木訥得很，說句好聽話都難。你說，是不是這些年去別的地方學來的？」沈澤簡覺得自己好冤，看著因為他沒回話導致眼神越發變得詭異的萬繡，乾脆也不想，低頭咬住那有點蒼白的嘴唇。

解釋不清身體力行總行吧！讓她瞧瞧自己憋得多厲害，也就知道他是多麼的清白了。

他這想法自然是不可能實現的，能親上一口也就不錯了。

萬繡惡狠狠的瞪他，也不管他一臉可憐的樣子，「咬就咬了，讓你再敢隨便親我，我還咬你！」

沈澤簡沒繃住笑了出來，難道自家娘子覺得這是多麼有力的威脅嗎？

萬繡生氣，伸腳擦著他衣裳旁邊踹過去，「笑屁笑！」

她這粗口讓沈澤簡想起了以前的事，笑雖緩緩收了起來，可眼中的柔情卻令萬繡紅了臉。

好半晌兩人都沒說話，待這氣氛越發曖昧時，萬繡才終於又開口，「你要是沒個正經話就先回去吧，我還得去前頭看看呢。」

「有。」沈澤簡拉過萬繡的手來，「大約十天左右我要回魯國去了。」

萬繡驚訝抬頭，雙手拽住了他，「走？為什麼要走？你敢！你要是敢再扔下我，信不信我……我……」她腦中亂得很，想說狠話卻是一句都想不出，等到沈澤簡心疼得捧住她的臉擦拭時，才發現自己哭了。

「別哭，繡兒別哭，妳聽我說完啊。」沈澤簡急忙道：「我此次過來是魯使，差事辦完自然是要回去的，可我一定還會回來。妳在這兒、小石頭在這兒、家裡人都在這兒，我又能走去哪裡？」

萬繡這才反應過來，這人的身分早不同以往了，她迷茫了一瞬才又說道：「可、可是……你若回去了魯國，又怎麼回來？我聽說你在那邊已經是大官了，那……」

「魯國的禁衛軍統領叫邊誠，可我是沈澤簡。」

他並沒有解釋別的，只這麼一句話就讓萬繡明白了過來。

她眼淚止住了，眉頭卻還是皺著的，「你還有好些事情沒和我說清楚。」

「嗯，咱們時間還長，我會一點一點的都和妳說。」

「……如果我和你一塊去，會不會給你添麻煩？」沉默了一會兒，萬繡低聲問道。這次輪到沈澤簡沉默，他心中也不願與萬繡分開，可若是將人帶去魯國，他很擔心自己會有照顧不到的地方反使她受到傷害。

他的不語讓萬繡明白，沈澤簡回魯國要做的事情怕是有危險，否則以他們兩人的感情來說，他該立刻同意才是。

「你不是說還有十天才會走？你想想要不要帶我去，我也想想要不要隨你去。」

萬繡一時也拿不定主意，便與沈澤簡這樣商量。

沈澤簡看著她那般般期盼的臉，哪裡拒絕得了，最終還是答應了下來。

#### 第四十章 與皇上合謀

等大夫為萬繡把脈診斷，確定她不過是些皮外傷，眾人才放下心來。

沈澤簡要去處理外面的事，這時只好先行離開，但約好了晚上再去看她。

「繡兒啊，那邊大人雖說也是個好人，可他是魯人啊。」李氏早知道了繡雲裳的事，待女兒回家，等她喝完藥，便如此說道。

萬繡有些累了，昏昏欲睡，聽見李氏的話強打起了精神，「娘，是紅姨與您說的？」

「妳紅姨是和我說了一句，說那邊大人看著像對妳有心。」李氏給她掖了掖被角，

「娘是覺得這人只要妳喜歡就好，可魯國的……繡兒，娘捨不得妳。」

「呵呵。」萬繡笑了聲，伸出手來握住李氏的手，「娘放心，我到哪裡都帶著娘。」

李氏聽她這話如何放心？只覺得閨女是真的跟人家看對眼了，憂心得很，歎著氣說道：「唉……要是知道妳姥姥的娘家人在哪兒就好了，便是真去了魯國也有個能投靠的地方。」

「什麼？」昏昏欲睡的萬繡以為自己聽錯了，半撐起身體看著李氏。

李氏沒料到她會有如此大的反應，想想自己的話笑了，「妳這孩子，這有什麼稀奇的？這世道太平的時候少，不說遠的，就說咱們昇國，前幾年不是還鬧得夠噲？被波及的百姓若是過不下去了，自然要尋個新地方。不說咱們家在魯國有親戚，要是認真數數，說不定別的地方也有那沾親帶故的呢。」

聽她這麼解釋，萬繡使勁想了想，倒還真是這麼回事，那些住在繁華地帶的人少有遷居的，可離邊境近些的地方，這種情況確實很普遍。

沈澤簡是魯人，那義兄楚一刀是魯人，如今她姥姥也應該算是魯人，都湊到一塊去，可真是太巧了。不過李氏的話卻也讓她明白，大約是自己想多了。

萬繡這樣想著，又緩緩躺回床上。

李氏有心再與她說說邊誠的事，但見她疲憊，還是住了口，打算待她休息好了再談。

沈澤簡帶著人回了同德館，繡雲裳門前鬧事的那些人昇國這邊自能處理，可文依依只能由他動手。

「邊大哥？」文依依今天心情不錯，與幾個丫頭在院子裡賞花，見到沈澤簡來了先是詫異，後又擺出滿臉的笑。

沈澤簡看著文依依，在魯國時因她對自己有意，也算是對自己多番照拂，他雖對她不假辭色，可感激之情還是有的，可自從得知繡兒沒死，且很多事情都不過是對他的欺騙後，他便起了警惕之心。

原本想著若她沒有參與其中，便保她後半生富貴也算償還恩情，卻不想此女竟心狠手辣，不僅一次次想要傷害繡兒，就連自己遇到的苦難也都有她的手筆。

文依依已給左右都使了眼色，邊大哥來勢洶洶，怕是有什麼不對，妝秀又沒回來，不知是不是這次的事情又叫他們抓住了把柄……

她行事前是不怕的，總歸她是魯使，又有家族撐腰，可如今看這情況，卻是不怕不行了。

「邊大哥，難得你來主動看我，要不要進屋，我親手給你煮茶？」文依依似嗔似怨，一派女兒家見到心上人的做派。

「我問妳兩件事，妳的回答若能讓我滿意，我便讓妳安全回到魯國。」沈澤簡沒打算與她虛與委蛇，直接了當的開口。

文依依心中一驚，下意識的往四周看。

「文小姐，不用看了，該解決的還能留下來給妳？」

這帶著幾分調侃的話語不知是從哪裡傳來的，嚇了文依依一跳，也讓她沉不住氣的喚起人來，但結果自然是如這話中所說，除了陪在她身邊的幾個丫頭，沒人出現。

文依依知道自己今日怕是躲不過去，卻也不甘心就這般束手就擒，因此她語帶威脅的開口道：「邊誠，你不過區區一個罪奴，便是認回邊家，若非我在其中周旋，你當邊家能承認你？現下哪怕你傷了我一根毫毛，魯國也再無你立錐之地。」

若此時火災還在，他必然要與對方辯駁上兩句，可沈澤簡及其他幾個近衛都是不愛說話的，聽她這般說，面上只露出一副不耐煩的神色。

「第一，妳有沒有『續命』的解藥？」

文依依縮在袖中的手下意識的握拳，沒控制住，厲聲喝道：「什麼解藥？續命便是解藥，那還是我文家看在楚家的分上拿出來的，你在胡說八道什麼？」

沈澤簡對此沒再多問，她這樣的表現已經很能說明問題，想要解藥，他有的是辦法。

「第二，楚一刀與你們文家是什麼關係？」

文依依已知自己方才失態，這會兒收斂了心神冷笑道：「邊誠，你真是暈頭了，楚一刀是你義兄，若是沒有他，你怕是早就以罪奴的身分死在戰場上了，現今這般問我，是連他你都疑心上了？我是不知你在懷疑什麼，若早知你是如此狼心狗肺之人，我便是瞎了眼也絕不會看上你！」她最後一句話彷彿嘶吼，眼中也泛起點點淚光，顯見是真的傷心了。

在場的人都無視她的作戲，連沈澤簡也沒有多看她一眼，只是淡淡的吩咐道：「把『短命』和軟骨散給她餵下去，勞四位嬪嬪代為照料，其他人全都處理掉。」

文依依便是擔心，也從沒想過沈澤簡敢如此待她。這樣的境況之下她哪裡還有時間心痛，當即想逃，偏偏她身上沒有功夫，言語上威脅不到對方，最終仍是被灌了藥帶回房。

之後，木森等人去處理後續事宜，沈澤簡則再進入皇宮。

自從他與張汀芳交代了根底，進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後，這樣的私下會面並不在少數。

按照他們先前的計畫，魯國要求沈澤簡帶回棉花的種植方法，只是這技術沈澤簡要給的並非如今魯國皇位上的那個人，而是四皇子李奕江。另一件要緊事，則是揪出昇國那的通敵之人，今天，沈澤簡入宮便是為了商討這件事。

「赤仙藤一事除你與文依依之外，另有動作的便是吏部尚書之子楊曦了。」皇上敲擊著案桌，略一想，開口問道：「那楊曦也與你相識？你觀那人如何？」

沈澤簡對他自是不喜，可實打實的說，就事論事，他不認為楊曦有如此大的膽量敢做出這種事來。

皇上對他這評價倒是認可，「吏部尚書是跟隨朕的老人，他也不會有問題，那還能是誰呢？」

「皇上確定只有我們這三方有動作？」沈澤簡有些懷疑，赤仙藤的存在絕對會讓各國趨之若鶩，這些時日過去了，他們又針對性的透了些消息出去，沒道理會沒人動作。

「有。」說話的是剛剛前來的張汀芳。

皇上聽到動靜立刻站起身到門外去扶她，「皇后何必過來，身子太重，勞累了可怎麼好？」

「我要是不來，你還要瞞著這消息，你倒是想顧全玉貴妃的臉面，可若此事真與她有關，咱們——」張汀芳猛的住口，方才她一時情急，竟拿出了平日私下對

待皇上的態度，這可不妥，想著便要下跪，「皇上恕罪，臣妾失禮了。」她大著肚子，馬上就要臨盆，皇上哪裡捨得，趕忙將人拉住，「皇后無須多禮，是朕想岔了，快坐下。」

屋內並沒有留伺候的人，沈澤簡只當什麼都沒看見沒聽見，那尊貴的夫妻倆便也當方才的事情沒發生過，先後落坐。

「娘娘提到玉貴妃？」

「是。」張汀芳捧著肚子先喘了口氣，側頭看看皇上，見他點點頭，才又開口道：「這事倒是繡兒提醒我的……」

當初萬繡落水，因為有個行跡詭異的丫頭送來了一碗薑湯，她浸濕了帕子將東西帶去鳳鳴宮，張汀芳與玉貴妃自來不和，又因為從小相識，知道她的性子，從那時便安排人手日夜不停的盯防，起先不過是想要弄明白她到底是想要什麼把戲，可這麼盯著，倒是發現了好些不對的地方來。

「她宮中豢養了好些飛禽，因為種類雜、數量多，本宮以為不過是個玩意，可專門讓人盯著才發現這些飛禽裡頭有不少鴿子，一個月內竟是來往很多信件。」

「皇后歇歇。」皇上見她說得累，便讓她休息，自己接了話，「朕方才沒提這事，是因為那些信件都曾被截去查看過，都是與她娘家的正常來往，並未見異常。在這深宮之中，朕又不去她那兒，想來也是她寂寞所致……」

張汀芳聽到他後面那話忍不住瞪了他一眼，語含譏諷的說道：「皇上憐香惜玉，不如從今兒個起便宿去玉貴妃那裡！」

皇上哭笑不得，這還當著別人的面呢，就算是心腹之人，也總要給他留些面子才是。

但也正是因為張汀芳這種時時把他當自家男人的態度，才讓他始終將她放在心中最重要的那個位置。

沈澤簡不是第一回見這對夫妻這般模樣了，並沒有太驚訝，只是將話題又拉了回來，「玉貴妃只聯繫了娘家？」

張汀芳轉回頭面對他，「是，只聯繫了娘家。說來也巧，玉貴妃的爹原是吏部尚書，因為身體不好才會離開朝堂，專心在家休養。他乃文人出身，門生、故舊數不勝數。」

沈澤簡點點頭，示意都知道了，並道：「十日後我準備返回魯國，在這期間定要將那叛國之人找出來，如此才好與四皇子聯手一同將禍患剷除。」

皇上從書案上拿起一塊早已準備好的玉佩，「這枚龍佩可在危急時調動慶安城內所有兵力，現今我交給你，以備不時之需。」

沈澤簡對諸般事項都已心有腹案，而他對於先前與萬繡商量是否要讓她隨行前往魯國的事也有了決定。

看看皇上與皇后，應該算是世間最不平凡的夫妻，但那兩人相處的情形，正是因為相互扶持才走到了今天。沈澤簡想，或許他與繡兒也該如此，相依相持，才能真正的長伴永遠。

他們夫妻先經「生離」又經「死別」，如今是真的不該再分開了，若此行真的會

有危險，他自要保她安全，可若是保不住，他隨著去就是了。

沈澤簡想到此處豁然開朗，心中對於即將再次分開的悶痛頓時消失，腳跟一轉便向沈宅而去。

沈宅門前，小石頭正抓著一把石子玩，虎妹在一旁照看著，另一旁則是蹲著的楊曦。

楊曦嘴裡叨叨的也不知在說什麼，不時從懷中掏出些小玩意想要吸引小石頭的注意，小石頭卻繃著小臉，十分不給面子。

沈澤簡遠遠瞧見了只覺得心中極為舒暢，自從那日他確認這胖娃娃是他親兒子後還真沒好好相處呢，這時再見他，心頭頓時被汨汨湧出的溫情堵得喉嚨發脹。

深呼吸了好幾次，又走近些了，沈澤簡才開口喚道：「小石頭！」

小石頭反應了一下才抬起頭，看見他後立刻給了一個大大的笑臉，小手往地上一撐，站起身朝沈澤簡跑去。只是他跑到一半不知想到了什麼，突然定住腳步，腮幫子一鼓就要往回走，似是生氣了，只是眼角還盯著前方，很是不捨的模樣。沈澤簡不知他是怎麼了，可見到兒子這前後的動作卻覺得可愛得很，幾個大步上前將人抱在懷裡，顛顛他，「怎麼了，見著爹爹不開心嗎？」

「開心的！」小石頭連連點頭，回完這話又嘟著嘴抱怨，「爹你為什麼好些天都不來看我和娘？」

娃娃原來是氣這個，沈澤簡笑著晃了晃臂彎，逗得他咯咯笑了之後才開口說道：「之前是爹太忙了，以後我都來瞧你和娘好不好？」

他說這話時正好走到門口，楊曦的臉色已是完全陰沉了下來，聽見他這麼說，雙拳一握便似要上來動手，只是看到小石頭又硬生生控制住了。

沈澤簡對他點點頭，一副主人做派，「楊公子來了怎麼不進去？虎妹，妳怎麼不知道招呼客人？」

虎妹也不覺得他這態度不對，聽見他這麼說，傻乎乎的「啊」了一聲，朝著楊曦行了個禮要請他去院裡坐。

楊曦氣死了，數不盡的話想說，可看到小石頭對沈澤簡那般親暱的態度，卻是一個字也吐不出來，最終只能用袖離開。

沈澤簡抱著小石頭進了宅子便直往萬繡的房間而去，一路上沒碰見幾個下人，那或明或暗的護衛倒是不少，但或許因為有小石頭在，因此沒人出面阻攔。

待進了院落，便碰上了李氏，沈澤簡沒料到，一時傻站著不知要說什麼。

李氏已煩惱了好久「若閨女真和那魯人在一塊了，她要怎麼辦」，這不說曹操曹操就到，對方還一副熟門熟路的模樣，讓她不得不猜測他是否已經與閨女私下見過好幾面了。

想到這，李氏便不由罵句「閨女糊塗」，卻也能理解她，這邊大人的「真面目」與五郎那般相似，說不得閨女也是移情到他身上了。

「姥姥！」小石頭見兩個大人都不說話，自己便先開口招呼人。

「哎，寶貝兒！」李氏聽到小石頭這聲便想伸手過去抱。

小石頭卻往沈澤簡懷中趴，「姥姥，我爹抱著我就行啦。」

「爹？！」李氏的嘴角有些抽搐，這是誰教的？

沈澤簡面對岳母那帶著懷疑與挑剔不滿的神色，有些羞窘，忙開口說道：「那個，您放心，我會照顧好小石頭的。」

李氏面上一僵，過了會兒才想起應該呵斥對方，身後卻傳來了腳步聲。

藍靈到了近前，屈膝行禮，「老夫人，夫人說讓邊大人進屋去呢。」

李氏沒動，好半晌才放棄似的擺擺手，「去吧去吧，小石頭也抱著。」有孩子在，總歸能避避嫌吧。

萬繡睡了將近兩個多時辰，這會兒醒了腦袋有些疼，瞧瞧外面的天色，已有些暗了，更是有些提不起精神來。

沈澤簡進屋時便見她披散著頭髮倚靠在床上，床幔遮住了她大半張臉，只有個尖尖的下巴能看見一點，身體因為角度的關係也是極瘦弱的模樣，想起先前她去道觀求醫的事來，心疼的感覺在心頭蔓延。

他轉身囑咐藍靈去準備些飯食，藍靈抬目往屋裡看看，又瞧瞧小石頭的模樣，點頭退了出去。

如此房中便只剩他們三人了。

沈澤簡走到床邊，將小石頭的鞋子除下，把人放到床上。

萬繡伸手將兒子摟進自己懷中，輕聲細語的問他今日都做了什麼、見了哪些人等等細碎小事。

沈澤簡坐在一旁，並沒有言語，待那娘倆說得差不多了才開口插話，「妳與我一同去魯國吧。」

萬繡抬頭朝著他笑，「好。」

「娘，魯國在哪裡？爹和娘都去，是不是也帶著小石頭？」

「自然帶著你，爹和娘無論去哪兒都要帶著你。」萬繡捏捏他的小鼻頭，很是寵溺的答應了。

沈澤簡看得滿心溫馨，湊近了他們一些，與小石頭方才一樣將自己今日做的事情說給萬繡聽，因為小石頭在場，好些地方沒細緻描述，只是萬繡也都聽懂了。她對沈澤簡已與宮中達成協定的事頗為詫異，但想到張汀芳的為人，倒也覺得算是意料之中。

而對於他對文依依的處置卻是有幾分擔憂，「那文家聽說在魯國勢力龐大，你將他們家的女兒……會不會反引起禍端？」

「魯國向來世家為大輕皇權，但幾十年前便鬧過一回，雖世家仍站住了腳跟，可也是元氣大傷，而如今麼，再鬥上一場，可說不好誰輸誰贏。他們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，抓不到切實的把柄絕不敢找我的麻煩。」沈澤簡將小石頭又抱回自己懷中，擔心他長時間壓在萬繡身上會讓她身上的傷處疼痛。

萬繡聽了這話還挺有興趣的，匆匆相認那天時間太短，沈澤簡雖說了不少，可還有更多東西沒談清楚，今日她正好藉機再問一問，「上回你說在魯國等到了大伯

他們，也就是說他們現在都在邊家？過得可還好？」

「算好吧。」這三個字沈澤簡說得有些遲疑，「大伯他們一直以來都想要再回邊家，所以該算是好吧，好些個堂兄弟卻與我是差不多的情況，可接受不了也不能如何，想來便是面上風光，心裡終歸是覺得不舒服，只可惜當年我投軍，與他們早就漸行漸遠。」

萬繡沒想到會是這樣的情況，當年在江家村，沈氏一族名聲在外，家裡人可說得上守望相助，但聽沈澤簡現在所言，似是都有了隔閡……

「他們沒想過要回來嗎？」萬繡有些惦念。

沈澤簡只是笑著輕輕撫了撫她的臉頰，「若妳想念他們了，待去了魯國我帶妳去見，只是莫要失望了才好。」

萬繡垂下眼瞼，心知各人的路都是各人選的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。

「皇上交代的事你打算怎麼辦，十天的時間可夠你查出那奸細來？是不是太緊張了？要不咱們還是多留幾天吧。」

聽出了她的擔憂，沈澤簡笑著安撫，「放心吧，我都安排下去了，若留在昇國才是夜長夢多，反而容易生出事端。妳可是怕了？」

「不怕，我能保護娘！」小石頭聽不懂自家爹娘在說什麼，糊裡糊塗的聽到現在終於能插上一句話了，急急忙忙挺起了小胸脯。

叫他一打岔，有些凝重的氣氛立時輕鬆了起來。

門外傳來藍靈的聲音，一家人便停了方才的話頭，先專心的填起了肚子。

與此同時，沈宅中充當客房的小院中，阿杵與朱氏正愁容滿面的對坐著。

朱氏臉上的驚恐之色尤盛，說出來的話都帶著顫抖，「相公，那、那萬……二嫂怎麼會是皇后娘娘的義妹呢，這怎麼可能！若真有此事，咱們都是她的家裡人，是最親近的，怎會都沒聽說過？」

阿杵皺緊眉頭，他那鋪子雖規模不大，但因為早期萬繡的幫忙，有幾個體面的大客戶，其中一個便在這慶安城裡。早前他遞了拜帖，今兒個夫妻二人收拾妥當備了厚禮去拜訪，卻不想竟在對方口中得了這麼個大消息，更被留在府中好些時候才被恭敬的送了回來。

只是兩人一回宅子，那原本使勁端著的派頭便再也裝不下去了，坐在凳子上緩了半天，腦子才終於重新轉了起來。

朱氏抖著手拿起桌上的壺給自己倒了杯水，仰頭灌下去才給阿杵也倒了杯。

「這個二嫂，真枉費了你的一片真心，以往你拿她當親人，總勸我不要與她磕碰，可現在你看怎麼著？這麼大的事都沒與我們說過！若是她說了，咱們家那鋪子怎麼會好些年連個分店都沒有？」朱氏冷靜下來便開始生氣，拽了拽阿杵的袖子示意他說話。

阿杵搖搖頭，端起水杯仰頭倒進嘴裡，一口喝盡方道：「別說了，咱們明天就走，回鎮上去。」

「為什麼要回去？做錯事的又不是咱們。再說，如今她有了這種身分，想嫁前些



日子的那個魯使也是使得的，可小石頭怎麼辦？難道也與她一同去魯國？那咱們二哥可就真的斷了根了。」朱氏最明白他心中所思所想，一句話就說到關鍵地方。阿杵果然露出了為難的表情，「可……那張家要我們辦的事，就算二嫂是當今皇后的義妹，被發現了照樣是滿門抄斬的大罪啊！」

聽到「滿門抄斬」四個字，朱氏嚇得去捂他的嘴，接著又雙手合十念了好幾聲阿彌陀佛，定了定心神才開口，「相公你這話錯了，咱們不過是平頭百姓，哪裡知道那些彎彎繞繞。張家托我們打聽消息，至於這消息是用來做什麼，可不歸咱們管。」

阿杵不吭聲，似是不認同朱氏的話。

朱氏心中焦急，便又勸，「這宅子裡頭這麼多人，便是我們不去管這檔事，你當張家就尋不著別人了？我們應下來，萬一見事不妙還能提點二嫂幾句，可要是別人應了，那人又能帶出什麼話去？」

阿杵很是煩躁，握拳敲了下桌子，「婦人之見！二嫂娘家的來歷便不說了，可那魯人的事是好探聽的？咱們昇國與魯國素來不睦，他們張家要這些消息是想做什麼，妳就不會動動腦子嗎！」

朱氏嚇得捂住了胸口，眼淚說掉就掉，「你就知道罵我，怎麼不見你與你那好二嫂叫板？是，我一個後宅婦人不如你想得長遠，可我方才的話真的沒道理嗎？這事情與我們有什麼好處，你二嫂是皇后義妹，若真出了事自有皇后保她，可我們呢？」

阿杵語塞，雖明白她這話並沒有多少真意在裡頭，可還是忍不住心疼。

他湊近將人摟在懷中輕拍了拍，嘴中囁嚅道：「妳可別信那張家的話，一個消息就給咱們黃金萬兩？別說他有沒有萬兩黃金，便是有，那得是什麼樣的消息才值得？我是真的擔心咱們羊肉沒吃到，反惹了一身騷。」

朱氏被安撫，心中舒坦了很多，聽了他這話卻不以為然，只是倒也明白他已下了決定，只好閉嘴不再與他爭執。

#### 第四十一章 被迫訂親麻煩大

十日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，沈澤簡很忙，並不能每日都過來。

萬繡答應要隨他去魯地，剛開始的擔憂過去後便是興奮，以前沒機會，現今能四處遊歷一番，倒是很讓人期待。

李氏是不願意的，一來她擔心萬繡的身體，二來是根本無法信任這才認識沒幾天的魯人，因此日日都要勸上好些回。

萬繡因為不能暴露沈澤簡的身分，只能委婉的表達自己的決心。

這一來一往的倒叫母女倆都生起了氣來，直到楊曦再次上門，李氏便有了主意，心道：那魯人靠不住，我選個昇國的女婿總是好的吧。這婚姻大事，自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若妳訂了親還怎麼往外跑？

楊曦心知肚明萬繡並不知曉此事，可他好不容易得了這機會，自然不會自己往外推，趁著李氏鑽牛角尖，動作極快的定下了自己與萬繡的親事。

聽著李氏的話，萬繡停下了穿針引線的手，她這幅雙面繡只差最後一點便能完成，

原本想在離開昇國前繡出來送與張汀芳，如今怕是不行了。

「娘，妳說什麼？」

她的語氣並沒有太大起伏，卻將李氏的愧疚都勾了出來，「我、我……都怪娘，娘暈了頭了，娘這就去把親事退了。」

萬繡的心一揪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才問道：「婚書都換了？」

李氏不敢看她的眼睛，低著的腦袋上下晃動了一下。

雖說心中已有了準備，可萬繡仍是控制不住的有些暈眩。

在昇國，男女雙方交換婚書那便是正式訂婚了，此時若想解除婚約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事，而楊曦對自己的感情怕也是過於執著了，否則不會在知道自己心有所屬的情況下還要這門親。

他必不會主動退親，自己去退，想來對方也不會輕易答應。若是這麼不管不顧的離開，除非他們永不回昇國，否則若叫人知道，不光自己名譽受損，便連小石頭也要被連累。

越想越是心焦，萬繡原本粉嫩的面龐蒼白了起來。

李氏終於忍不住哭出來，「都怨我，我這是跟妳置什麼氣啊！繡兒啊，妳別著急，娘想辦法，娘去求楊家啊，妳別著急。」

事到如今還能再說什麼呢？見到娘親這樣自責，萬繡又哪會不心疼，畢竟娘也不知真相，只好道：「娘，別瞎說，怪妳什麼？是我沒與妳解釋清楚才叫妳擔心了。這事妳不要管了，我自己去處理。」

「二嫂和孀子都在呢。」正在這時候，朱氏走進院子，她看著李氏的模樣，很是吃驚的問了句，「孀子這是怎麼了，怎麼哭了，可是遇見了什麼事？」

萬繡從來不喜她，對她自是冷淡，「以往在安平的時候都不曾見妳主動進一回我的住處，怎麼今兒倒賞臉過來了？」

這話倒不是萬繡故意找碴，實在是她們二人相看兩生厭，平日從不會主動踏進對方的地盤，朱氏今日的行為的確是頭一回。

朱氏聽她這麼問也不尷尬，目光往下一溜就瞧見繡架，從她的角度看，正好看到繡架上那塊月白絲綢上的正反兩面。

「這、這是雙面繡？」朱氏大驚，蹲身伸手想要仔細翻看。

萬繡在她動作時便將她擋住，同時擺正了繡架的角度，「妳看錯了。」

朱氏面上憤憤，可到底這是人家的東西，人家不給她看，她總不能搶不是？只是心中卻不平，萬繡有這等技藝怎不叫人早些知道？這是雙面繡啊，便是達官貴人家裡頭都不一定有半件，可珍稀著呢。

「妳到底是來做什麼的？沒事就出去。」萬繡本就被訂親的事攪得萬分頭疼，朱氏偏要趕在這關頭來給她添堵，她自然是厭煩得很。

朱氏下意識的想要嘲諷回嘴，還好想起了自己的目的，心裡暗罵了聲才又笑嘻嘻的開口，「我與相公也來好些時日了，如今天氣不錯，聽說郊外有個青石坡是個遊玩的好去處，想邀二嫂一塊過去呢。」

「沒空，你們自己去吧。」

「我與相公人生地不熟的，哪裡敢單獨過去，聽說在慶安城路上隨便走走都能碰到個顯貴，得罪了人可怎麼得了？再說，我問小石頭了，他也說想和我家的小石榴一塊去玩玩呢。」

萬繡懷疑的看著她，總覺得這人奇奇怪怪的。

朱氏倒是鎮定得很，隨她怎麼打量都面不改色，「我聽丫頭們說二嫂打算去魯國了，想來在這裡也待不了多久，不如出去走走，記下咱們昇國的景致。咱們出去時間也不長，馬車和一應事物都好準備，明兒一早出發，下晌便能回來了。」

萬繡聽了這話冷笑一聲，歪頭看了看她，答應了下來，「好，那便明日去吧。」

朱氏得了回覆大喜，別的話也不多說，破天荒的給萬繡行了禮，往院外去了。被她這麼一打岔，李氏方才的情緒全都收拾了起來，有些茫然的看萬繡，「這老三家的是怎麼回事？」

李氏都能看出不對勁了，萬繡又哪裡看不出來？她本是不欲另生事端，可方才朱氏提到了她打算去魯國，這話好像是隨口嘮叨的家常，但她卻有種說不出來的古怪，所以最後還是答應下來，看看朱氏到底是打什麼主意。

「繡兒？」李氏見她不說話，心頭又開始忐忑。

萬繡看她那表情才想起訂親的事，在心中歎氣。

自從搬到慶安，破事似是一件接著一件。

前不久繡雲裳被文依依害得生意大跌，雖說已有了辦法，可等世人都知道消息也需要段時間，本以為去魯國雖可能會有危險，可與自家男人去，當做遊山玩水心情也能很好，偏偏她娘一時沒想開，竟給她定了親。至於剛才突然跑過來的朱氏，肯定也是要給她添堵的……

萬繡這麼一琢磨，真心覺得最近有些背。

那青石坡上好像有間廟宇？明兒個正好去燒香拜拜轉轉運也不錯。

第二日一大早，沈宅熱鬧起來，朱氏與萬繡脾氣不和，做事卻是個俐落的，如她昨日說的那般，好些東西都提前準備好了，一家人收拾停當到坐上馬車不過兩刻鐘的時間。

小石頭很興奮，窩在萬繡的懷中不停的問「爹爹為什麼不一起來」。

萬繡勉強笑笑，不太想回憶昨天的事。

她伸手摸了摸自己左肩的地方，有隱隱的疼。

昨兒個那男人知曉了她與楊曦訂親的事，當時就要出門去把人弄死——

「訂親？人死了還定什麼親？」

想到這話，萬繡還是想笑，雖說對楊曦不厚道，可阿簡如此在乎自己，她自然是開心更多。

當然，人是不能真的殺的，只是為了平息阿簡的怒火，她也付出了不少代價……

「娘，妳臉怎麼紅了，熱嗎？」小石頭很驚訝，伸著手摸她的臉。

萬繡看著他那雙乾乾淨淨的大眼睛，暗罵自己走神走得太不是時候，將腦中那些

兒童不宜的畫面用乾淨，隨意找了個話題問兒子，「昨兒個你三孃孃說你答應她要與小石榴一塊出門玩？」

「小石榴？」小石頭臉上出現了一個茫然的表情，「我沒有要找小石榴玩。」萬繡本就是隨便問問，並沒有期待這孩子能給出什麼正經的答案來，但朱氏完全是在撒謊這事還是讓她心裡很不舒服。

「那你三孃孃找過你嗎？」

小石頭聽她提到「三孃孃」，縮了下脖子，小嘴嘟了嘟，想了想才開口回答，「三孃孃，兇。」

這話有些牛頭不對馬嘴，但萬繡卻明白，這是小石頭不喜歡朱氏的意思。

朱氏想幹什麼？非要她去青石坡嗎？

萬繡歪頭想了想，心裡有幾分忐忑。她雖然認為朱氏不敢真的有歹心，可自己拖家帶口的，不怕一萬總怕萬一。

她有心想要叫馬車掉頭回去，可見到李氏和小五、小六興奮的表情時又有些遲疑。他們自從搬來慶安，除了上回求醫外就沒出過遠門，小五、小六受不了阿杵跟朱氏的逼迫來找她，他們自然更沒有心情溜達，這麼一想，今兒個還真是全家第一回這般輕鬆呢。

萬繡挑開車簾，往外正好看見林侍衛與其他幾人在旁邊騎馬跟著。

既然有他們在，那就走一走吧，沒準兒是自己想多了，萬繡自嘲的笑笑。

青石坡其名的來歷在於它那滿山的青草與遍地大小不一的石塊，雖叫做「坡」，但實際上是座山，只不過這山低矮了些，沒有什麼險峻之處。

馬車上不去，山腳下雖有那看起來極壯實的轎夫，但萬繡抬頭看了看高度，更想自己走走。

她都不願坐轎子了，別人更不必說，只有朱氏似是不耐，嘀咕了兩句，最終要了兩頂轎子，令轎夫抬自己與阿杵先上山去。

萬繡看她如此行動，雖心喜不用和他們同行，卻仍不放心的招呼了一個侍衛，讓他跟著上去，萬一朱氏心存惡意，也能提前做個準備。

此時已近四月末，到山上來遊玩的人仍舊不少。萬繡是個貪愛熱鬧的，有那些看著順眼的甚至會主動攀談幾句，倒是結識了些人，而她正是從這些人口中得知山上到底是座什麼廟。

「要說山上的送子廟可真是靈驗呢，我隔壁家的一個嫂子，拜回來一個月便懷上了，這不，知道信兒我也就來了。」紫衣婦人附耳在萬繡的耳邊小聲的嘀咕了這麼一句。

萬繡有些尷尬，送子廟哪有一家人過來的，再說，她已有小石頭了，還求哪門子的子呢？

婦人似是明白她的想法，拽了拽她的衣袖安慰道：「妳是第一回來這？放心吧，這送子廟香火旺得很，廟前好些買賣人，便是不打算求子，也多的是可玩樂的地方。」

萬繡聽了這話才放下心，對著婦人笑著道謝。

李氏從別人嘴裡也知道了這廟的情況，將手中抱著的小石頭給了小五，自己則朝著萬繡走來。

萬繡辭別婦人，與李氏站在一處，就聽李氏語帶擔憂的問道——

「與楊公子的親事可怎麼辦？都怪我糊塗，竟為妳拿了這等主意。」

「娘怎麼想起這事來了？」萬繡有些不明白。

李氏垂著眼，「這不是聽說是送子廟嗎，若妳再嫁，那夫家可不得要妳再生個兒子？妳可記住了，不管嫁了誰，可不能虧待小石頭。」

「娘！」萬繡哭笑不得的伸手拉住李氏的胳膊，「妳真是愛胡思亂想，小石頭是我的心肝寶貝，我寧願虧待自己也不會虧待他。楊曦的事妳也別擔心了，先前我不就說要自己解決嗎？待下了山，我打算約他見一面，先說說看，若他答應，我直接退婚最好。」

話是這麼說，可無論是萬繡還是李氏，都不信楊曦會直接放手。

萬繡不想與自家親娘因為這事產生齟齬，話說到此處便算結束，重新找了個話題與她邊走邊聊了起來。這山不高，可他們一路上玩著，一時走一時停，待到山頂時也花了大半個時辰。

萬繡見廟前果然如那婦人說的一般很是熱鬧，賣香燭的、賣小吃玩意兒的，還有賣那些亂七八糟物件的……若非廟宇就在正前方，還真讓人以為到了什麼集市上呢。

小五、小六自小便愛這種氣氛，此時已是雙眼發亮。

小石頭很少有機會見到這麼多人，這時也是好奇得不行，伸著脖子直往那頭看。

萬繡想先進去廟中燒幾炷香，她認真的想轉運。

「要不妳帶著林侍衛他們進去，我帶他們在外頭逛逛順便等妳？」李氏見三個孩子臉上的神情，不忍拒絕他們，便如此建議。

正說話的功夫，先前跟著阿杵與朱氏的護衛找了過來。

萬繡詢問了一句，知道沒有發現任何不妥之處才放了心，叫林侍衛把人分成兩批，一批跟著李氏他們在這集市上逛逛，另留下幾人同她一起去廟裡頭。

這送子廟香火確實是好，進了廟門首先見到的便是三人合抱大小的青銅大鼎，裡面各類粗細長短的香正燃燒著，檀香味極其濃郁。

等進入大殿，正前方便是一座送子觀音菩薩像，地面的蒲團上跪著好些正在禱告的婦人。

萬繡以前沒進過廟裡，這時只覺得怪稀奇的，探頭去看，先過了一番眼癩才自己尋了個地方跪下叩拜。

她心中雖也算是有所求才來，但跪在地上雙手合十低下頭去時，腦中卻想不出任何詞句，嘴也做不到如其他人那般念念有詞。

等磕了幾個頭後站起身，萬繡感覺自己好像是白來了。

她身旁正好站著一人，將她方才的模樣看在了眼裡，這時便笑著給她建議，「若是不曉得要求什麼，不如去那邊求根籤。」

萬繡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見著一個慈眉善目的老和尚正閉著眼睛端坐在一張書案前，便問：「那是求籤的？」

「是，妳過去就是，圓慧大師最是可親，無須擔憂。」

萬繡聽了這話便不再遲疑，與她道謝後前行而去。

待走到案桌前，萬繡還未開口，那大師已睜開雙眼遞給她一個籤筒。

萬繡叫了聲大師，行了禮後接過籤筒搖晃起來。

圓慧拿起那掉落下的木籤，輕聲念出了上面的話，「耕耘只可在鄉邦，何用求謀向外方。施主可解其意？」

萬繡本是等著他解籤，不妨聽見反問，先是愣了下才思考他說的話，「這是不宜遠行的意思嗎？」

圓慧點點頭，「施主所言極是，想來妳想問的應該得到解答了。」

萬繡一時沒有言語，若說方才她還不知自己想問的，如今看了這籤文反倒知道了。圓慧念了聲佛號後見萬繡沒有離開，似乎是想到了什麼，又開口問：「施主可是要解厄？」

「解厄？」萬繡沒明白，重複著圓慧話中的這個詞彙。

圓慧笑了，「施主隨我到後殿來吧。」他說完話，雙手撐在桌子上站起身，抬步往後殿的方向走。

萬繡有些遲疑，她回頭看向正往自己走來的林侍衛，又看向腿腳似乎不太俐落、緩慢挪著步子的圓慧，終是咬牙跟了上去。

有林侍衛在，安全總是無虞的吧？

萬繡離家前往青石坡的時候，沈澤簡在同德館中收到了火炎帶回來的消息。

一路上他帶著其他人將文依依的暗衛都處理乾淨，魯國目前看來並沒有得到任何文依依傳去的不利消息，另外，沒有找到妝秀。

她從先前沈澤簡與文依依徹底撕破臉時便不在，後來又彷彿消失了一般，無論是慶安城內還是火炎那邊都沒尋到人，看來最大的可能便是在去魯國的路上了。

沈澤簡這麼想著，提筆打算給火炎回封信，動作卻被匆忙進來的木森打斷。

「主子，查到這邊的細作了。」

「拿來我看。」沈澤簡立刻轉身，接過木森手中幾張薄薄的紙。

這本是應該讓人愉悅的一件事，但他看完不過瞬息心中就升起了恐懼。

「快，帶上人，現在跟我一塊去沈宅！」

沈澤簡他們到達沈宅時，萬繡已離開近一個時辰了，只剩藍靈在家中，剛交代了萬繡的去處，沈澤簡便再次上馬，一拉韁繩疾馳而去。

他腦中不斷反覆出現剛才紙上的那個名字——張葛，他是張文忠之父，慶安城內數一數二的富豪之家，幾年前便與安平鎮的「聚福坊」有生意來往，而這聚福坊是當年繡兒花錢給阿杵置辦的鋪子。

若說在同德館時沈澤簡不過是被自己的猜測嚇到，剛才聽了藍靈的描述後，幾乎

是肯定了所想——

朱氏邀繡兒出行，其中既然有張家的影子，那這「出行」必然暗藏危機，只希望那些皇后派下來的侍衛們能夠頂用些，千萬要等到他過去！

Crescent